

WANGZEN JIANGJUN
WENXUE ZHUANJI XILIE

李慎明 著

纵马湘赣

王震将军——文学传记系列



王震将军 文学传记系列

纵马湘赣

李慎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纵 马 湘 赣

著 者：李 慎 明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 面：解放军第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装订者：北京朝阳区京峰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8.125

插 页：1

字 数：198,000

版 次：1993年5月第1版

印 次：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01—15,000

书 号：ISBN 7-5033-0281-X/I·232

定 价：5.4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书眉题写：邓小平

序

杨尚昆

我长王震同志一岁，但近些年每次见面，我都称他“王老”。

这主要是我对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旺盛的无产阶级斗志，仗义直言、嫉恶如仇的品德和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对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树功业的敬重。

一九三四年初，我和王震同志相识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时，我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工作，他是湘赣代表团的支部书记。我们一见如故。我们谈各自的经历，交流各自部队的情况，谈得更多的是对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忧虑。此时，正值残酷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始，在“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和“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口号下，红一方面军在敌人主力和堡垒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使自己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同时，中革军委也命令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主力远离根据地，出击敌驻守重兵的南浔铁路，在强敌的进攻之下，湘赣苏区也遭到很大损失。我们共同企盼着这一局面能尽快得到扭转。握手告别后，望着王震同志那渐渐远去的坚定背影，我暗暗祝愿他与湘赣苏区同志们一道，能取得新的胜利。

果然，不久，从湘赣根据地传来红六军团全歼敌第15师第43

旅的沙市战斗的重大胜利的消息。在当时我各革命根据地都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这一战果无疑显得突出和珍贵。后来，我才知道，这一胜利取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王震同志回到湘赣苏区后，及时如实地传达了毛主席在二次全苏大会期间与他所谈的“还是要打运动战”的精神。这次胜利，实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这也说明，王震同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信仰。

人们可能对其他时期的王震同志了解的较多，对湘赣苏区时期的王震同志所知的不够多。《纵马湘赣》对这一时期的王震同志做了较为详尽和生动的记述。读读此书，我们能够更多一些地了解王震同志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的重要的贡献。

目 录

序	杨尚昆 (1)
引 章	(1)
第 一 章 会师井冈山 下	(4)
第 二 章 远迎红七军	(33)
第 三 章 参加第一次全苏大会	(52)
第 四 章 那不愿提又忘不掉的往事 (上)	(73)
第 五 章 政委用兵	(92)
第 六 章 他在战士中	(123)
第 七 章 谁有光明的前途	(140)
第 八 章 那不愿提又忘不掉的往事 (下)	(162)
第 九 章 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	(183)
第 十 章 三国战术	(196)
第 十 一 章 一切为了前线	(225)
尾 章	(248)
小 跋	(252)

引 章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上午，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的一架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飞机刚停稳，机舱门便被打开，走出当时任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我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

据王震和他的夫人王季青回忆：记不得当时是骑马还是乘汽车，一下飞机，便直奔毛主席住处。毛主席住枣园，正伏案疾书。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王震和王首道率三五九旅主力四千余名健儿组成的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杀一条血路抵进广东南雄。后因抗战胜利，改称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南下支队屡遭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围攻，难于立足，遂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回到鄂豫皖边根据地，与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会合。这次赴北平军调部会谈途经延安，能见到一别一年又三个月的主席，王震十分激动。毛主席欣喜而又关切地打量着面目清瘦、目光炯炯的王震，一边有力地握着王震的双手，一边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午加个菜喽！慰劳慰劳我们劳苦功高的王震同志。”

王震汇报了中原军区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汉口小组会谈的情况，毛主席作了指示。冬日则昃，两人在一张简陋的餐桌前落座。

一九二五年，王震在粤汉铁路长岳段当工人纠察队长，曾受组织委派，用摇车护送过毛润之先生。这是王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后，悠悠岁月的许多时日里，王震直接在毛主席领导指挥

下战斗工作。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的领袖和部属间，有着扯不完的话题。直到桌上饭菜所剩不多时，方谈到与本书相关的内容。

“党的‘七大’你没有参加，你被提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过程听说了吗？”毛泽东问王震。

王震摇着头，连同包在嘴里的那最后一口汤。

“哟？”毛泽东放下筷子，提高了嗓音：“你可是位赢得人们引颈注目的风光人物罗！一小部分同志不同意你当候选人的意见很尖锐，另一部分同志坚决拥护你当候选人为你辩护的意见也很尖锐，两派争执，各不相让！”说到这里，毛主席推开椅子，站了起来。他左手叉腰间，右手打手势，笑着说：“你这个王胡子哟，虎去雄威在。你南下去了，还把个‘七大’闹得蛮有生气哩！”

王震被毛泽东风趣的话语逗得笑了起来。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很优秀的干部惹人争议，很少创造的干部使人举手拥赞。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毛主席接着告诉王震，“对你的争论的结果，为你辩护的同志基本说服了反对你的同志。情况愈辩愈明，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你的争论，不少涉及你在湘赣苏区时的工作，弼时同志了解争论的具体情况，你可去问问弼时同志。”

到北平军调部会谈的重任在等待着王震。他没有来得及甚至也根本没有打算向弼时同志询问党的“七大”上关于对自己的争论的情况，便又急匆匆登上了前往北平的飞机。

提起王震将军，人们可能熟知他风雨长征路上的坚实脚步，晋西北抗日烽火中的矫健身影，南泥湾大生产中洒下的辛勤汗水，南下北返征途上和保卫延安战斗中的浴血奋斗；可能熟知他率部挺进新疆、屯垦边塞的壮举，风餐露宿、沐雨栉风抢修鹰厦、黎湛铁路的业绩，开垦三江平原、拓建海南胶林的功勋，在“文化大革命”中顶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的逆风恶浪拍案而起的伟岸形象，但他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时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位于湖南、江西边界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十九块革命根据地之一，是在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九三〇年九月，率领家乡浏北游击第一支队的健儿来到这里始，一九三四年八月初奉命突围西征止，王震先后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这期间，我党领导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大起大落，湘赣革命根据地也经历了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王震由一个游击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成长为年轻的红军将领——红六军团政治委员，可以说，湘赣革命根据地正是孕育将军成长的摇篮。

啊，湘赣苏区，伴随着血与火的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啊！

.....

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昨页，去结识纵马湘赣的王震吧！

第一章

会师井冈山山下

1

悄然步离山颠、林梢的晨日和初秋凉爽的小风收走了轻柔的湖沼般的雾霭，撩起了偌大的天地披罩着神秘的面纱；碧空悠悠，高远深邃，澄澈如洗；万物斑斓，秋江如练，秋山如妆。

顺着崎岖的山路向上望去，横亘在湖南浏阳北乡和东乡之间的杨溪皂山，满目翠绿，无一寸裸露之土，颇像块巨大的天然浑成的碧玉。原始松林苍苍郁郁，婆娑竹林黄绿相间，团团茶林油光闪亮，相思、画眉啁啾其间，夹杂着如鸣佩环的溪水声，使整个天地间充满了宁静而又温馨的清香。

离开故乡母亲的怀抱，感情再粗犷的人都会涌动难舍难离的赤子之情。王震从远山近岫收回视线，回首望了望自己刚刚从浏阳北盛带出的赴萍乡大安里参加组建湘东红军独立师的百十号人的队伍，本想停下讲点什么，但又转身，也随着部队默默地向前走去。

这是王震第二次离开家乡。第一次，一九二二年，十三岁的王震只身到长沙谋生，在粤汉铁路当了一名铁路工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关怀下，他像株得足肥料、水分、阳光的嫩苗，茁壮地成长起来，很快地入团、转党，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武汉，靠拉黄包车养活和保护了十多名党内知识分子。一九二九年，他和这些知识分子一道，返回自己的家乡浏阳北盛，成立地下特区委，与张正坤、苏牢、徐洪等一起，把湖北农民武装

革命斗争搞得如火如荼。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王震曾奉命率一万余人的农民赤卫军第六师和浏北游击第一支队，警戒保护平江至浏阳的交通。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未克，决定撤退，正在负责指挥警戒防御武昌、岳州方面援敌的王震、徐洪接到命令：急速赶到距长沙东南七十余里处的镇头市。此时，王震根本没有料到，十天之后，自己便第二次离开故乡，一别就是长达三十年之久。

清清的浏阳河水紧依镇头市村北迤逦东去。王震和徐洪刚刚赶到镇头市，几匹骏马沿浏阳河从村西急驰而至。战马长啸，几个人几乎同时勒马迎风而立。

王震一眼认出，从一匹青鬃马上一跃而下的是他格外敬仰的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颀长、魁伟的身材，身着泛白了的灰色军装，脸庞有些消瘦，但两眼炯炯有神。这时，毛泽东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毛泽东：“王震，湘鄂赣边长浏湘特区委书记，赤卫军第六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支部书记，这次打长沙，一支队队长张正坤、政委苏牢分别受伤，王震又兼上了一支队队长和政委的职务……”

“王震？”毛泽东眉毛一挑，“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好呀！”

“报告主席，我原名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亮、响，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粗人，有喝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

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所说的粗人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

王震笑了，说：“我们那些秀才们很民主，传单、布告成稿前后，总要征求我们这些粗人的意见！”

毛泽东朗朗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向王震、徐洪简介了二攻长沙前后的战局：长沙守敌工事坚固，且援兵日益集中，我军弹药等给养日渐缺乏。故我军主动撤离长沙，准备转移江西。毛泽东说，江西西南部和湖南东南部的罗霄山脉北段，有块湘赣边根据地，是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侧翼，这块根据地很有前途。中央同意湘东特委的建议，抽调湘东各地游击队，组建湘东独立师，以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配合转移到江西的红一方面军作战。请你们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抽派主力参加组建。

敌情紧迫，王震没有来得及向毛泽东说明，毛泽东也没有认得出眼前这个王震，就是五年前在铁路上用手摇车护送过自己的王震。六年后，在陕北窑洞里摇曳的烛光下，王震的一席话，使毛泽东的脑海里再现出长岳段当年那辆哐啷哐啷的手摇车。

王震、徐洪回到浏北的第四天，接到了湘东特委的关于浏北一支队抽派主力迅速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正式命令。

王震主动请缨，愿率一百五十四人，携枪一百一十余支参加组建。由张正坤、苏牢、徐洪等留浏北继续坚持斗争。

当公布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名单后，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不愿离开家乡。还有一些游击队员抹眼泪。

一九八六年五月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原副主任、当时为浏北游击第一支队的新队员黎东汉说：“当决定由一百五十四人参加组建时，有一百五十一人写了请假条，除了王震将军外，仅有两人自愿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

王震将军后来回忆说：据我所知，一九三〇年随我离开家乡参加组建湘东独立师的其他一百五十三名同志，在解放后仍尚存人间的，没有几人。叙述这一事实时，王震将军声音发颤，眼角有什么东西闪着亮光。

这么多人不愿离开家乡，王震、徐洪和带伤的张正坤、苏牢等分头去各家做工作。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农民强烈地盼望着翻身闹革命、当家做主人。仅两天的工作，这些同志均表示：尽管思想不完全通，但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离开一支队的大本营上淳口村时，上千名群众为挂着红花的一百五十四名健儿击锣鼓鸣鞭炮送行。徐洪等紧握着王震的手说：“做同志们思想工作的任务还很重，这担子全压在你肩上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们挥泪惜别。

“是呀，任务还很重哟！”王震想起徐洪的嘱托，不禁又回过头来，望了望身后拉了近一里的队伍：昂首挺胸的没几个，几乎全是耷拉着脑袋。

王震闪到路边，正了正帽子，对着队伍大声喊：“立正！”声音威严，在空旷的山谷间久久回荡。

当一百五十三名战士整整齐齐排列在王震面前时，王震用眼光从排头扫到排尾：“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俗话说，金窝跟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恋家，人之常情，想想家，也可以。但我们总不能把家别在裤腰带上累赘自己。谁都知道我们一支队的战士是飞毛腿、铁脚板，可大半晌不过走了二十多里路。现在离杨溪皂山顶还有十里路，大家挺起胸，来个急行军，到山顶再休息怎么样？”

“好。”多数人有气无力。

“像蚊子嗡嗡。大家来个急行军，到山顶再休息好不好？”王震瞪着双眼，提高了嗓音，挥动着右手大声问道。

“好!”一百五十三个胸腔猛呼出的气流在山谷间轰鸣。

“出发!”

王震来到队尾，抢过一名小战士的枪，大步向前走去。

那时一支队还没有一掏或一抬手背便知道时间的东西，估摸有几袋烟的工夫，队伍便攀上了杨溪皂山山巅。

王震敞开怀，用帽子作扇挥动着，刚剃的泛着青光的头皮上升腾着热气。他招呼大家坐下后说：“杨溪皂山呢，是我们浏北和浏东的分界岭哟！我们马上就要离开家了，现在请大家多看几眼，好好过过那个家乡瘾！”

大家三五簇拥，视线随着王震的手臂西望，起伏的山峦，错落的村庄，金黄的稻田展现在眼前。战士们有的悄声凝望，有的指指点点地交谈着。

“嘿！我家在那儿呢！”绰号叫“老水牛”的一名老战士瓮声瓮气地指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梁叫道。

一个调皮鬼凑上来：“在哪儿呢？让咱也瞧瞧。嗨！可不是！大嫂领着两个崽正在给你摇手哩！”

老水牛着急了，边揉眼，边叫嚷：“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

调皮鬼继续引逗着：“顺我的手看。哟，大嫂见咱们这么多人发现她给你摇手，脸‘腾’地一下还红了呢！”

调皮鬼说得正得意，没料到脑壳上“啪”的挨了一巴掌：“‘腾’你那个鬼！”调皮鬼抬头一看，发现站在自己身后的是王震，他舌头一伸，做了个鬼脸，笑着跑开了。

王震和大家都笑了起来。

“‘老水牛’，是不是刚离家门就想堂客了？”大嫂摇没摇手红没红脸，大家没看到，王震这么一问，老水牛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倒是千真万确的。

“报告王队长，俺是笨人不说假话，有那么一点点想！”老水

牛称王震为队长，是因为王震的湘鄂赣边长浏湘特委书记兼浏北游击一支队支部书记的身分一直没有公开，原来对外的职务一直是一支队宣传队队长，战士们也一直是称他王队长。后来王震兼任了一支队队长的职务，叫王震为“王队长”则更是顺理成章。

看着老水牛诚实忸怩样，王震笑了：“你这个‘老水牛’，讲的大实话。不过，谁不想家呢？”说到这里，王震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深情地望着大家，“我也是舍不得离开家哟！我妈妈董婆婆，为糊全家口，整日价起早、睡晚，辛勤劳作。我这个老大一走，她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不过再想想，不革命了，整天守在家，地主老财倒是多了一条牛，该穷还是穷！”王震的声调逐渐激昂起来，“我爷爷，王积用，大号王富成，富了没有？没有！自己没有一块巴掌大的地，一直当佃农，我们全家种的是团防局的公田。一天，我爷爷去放牛，牛跑到老财家的秧田印了两个蹄印，老财就把他弄到烂泥巴塘里，烂泥巴齐胸深，在里边整整站了一整天，差点要了老命！”王震把攥着军帽的拳头举了起来，“我们是又穷又受欺压，怎么办？只有拿起枪杆子，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地主老财，建立苏维埃政权，自己当家做主，才能过好日子！”王震停了停，又接着说：“可能有的同志会说了，我也拿起枪杆子啦，可是为什么不让我保卫自己的家，硬让我去保卫别人的家？”团团坐的人群中起了骚动。显然，这一问题问到了不少人的心窝里。“前不久，我读了毛主席写给党内人的一封信，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看很有道理。我们这些拿着枪杆子的战士，每个人都算做一个火星星，反动武装捺灭一个火星星，还不容易？我们这些一百五十四火星星聚到一起，就是个小火把，反动武装想扑灭，可就要费点事了，但也不是太难的事。更何况一个火把也成不了什么大事，从更大的范围说，也只是一个小火星星而已。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湘赣边去，建立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巩固红色根据地，就是要把一个个小火把合成更大的火把。我们的火把大

了、多了，红军力量发展了，非但敌人消灭不了我们，我们还可以重新打回咱们的家乡，直至夺取全中国！”

王震的文化不高，仅念过几年私塾和小学。长沙铁路工人夜校使他既学了文化，又懂了不少革命道理。与十多名大学生一道流亡武汉，又一道回到浏北组织武装斗争，他向这些知识分子求教学习了不少知识。听了王震的这一番话，“老水牛”咧着嘴笑了，显然思想通了。大家精神为之一振。上过四方大学，鼻梁上架个眼镜的汤铭带头鼓起掌来。

“同志们，我们下了杨溪皂山就是浏东的古港，离我们的集合地高坪就不远了。汤铭，起个歌。出发！”

炮火连天战场兵号吹，
让我们用枪炮子弹，头颅和热血，
咳！
坚决与敌人死战，
开展胜利，
力争消灭万恶的敌人，
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苏维埃的旗帜，
插遍全中国，
咳！
完成革命的胜利！

王震依然在排头，也是脖子暴青筋地唱着。他当时只觉得这歌唱着挺带劲，但没往更深一层想想这歌词的含义是挺带劲呢，还是不那么带劲？

不过，到湘东不久，他又想起这段歌词时，却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